

法國外交檔案 記錄日寇南京暴行

友人向華移交近2000頁史料 揭露日本侵華新罪證

5月4日，法國青年白士傑（Bastien Ratat）及其團隊成員鍾灝松向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移交42份共1993頁法國外交檔案資料，這批檔案資料從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殺等日本侵華罪行。

這批檔案是白士傑等人近期在法國南特外交部檔案館查檔所收集的日本侵華資料（掃描件），當中一份信件匯編幾乎逐日記錄了日軍進城後在金陵大學、安全區內及南京市其他地方發生的暴行，以第一手史料頂證日軍侵華暴行。

大公報記者 賀鵬飛南京報道

這批檔案時間範圍從1920年至1943年，資料以法文為主，還包含英文、中文、日文等多種文字。其內容涉及南京大屠殺、日本侵略行徑與西方在華利益的關聯、抗日戰爭（1937年後）綜合卷宗、軍事檔案、日本在中國東北及周邊地區的侵略擴張、戰時法國駐台北領事館與外交辦事處檔案等。

實時記錄暴行 具體到時地人

「從九一八事變到偽滿洲國，從上海的封鎖到南京城下，那條侵略之路，現在可以一步一步地還原。」兼任法國公益協會「世界回聲」會長的白士傑表示，這些外交檔案資料，來自法國駐華使館，以及駐天津、上海、北京、廣州、青島、哈爾濱、瀋陽的總領事館，還有法國駐華軍事代表團——是一個完整的外交觀察網絡。其中既有法國外交官與英國、美國、意大利同行之間的往來函件，也有直接轉譯自日本同盟通信社的電訊——西方的眼睛與日本自己的口徑，在同一份外交檔案裏互相印證。

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後代、河海大學法語系教師陳璞君表示，白士傑等人捐贈的日本侵華資料從法國外交檔案等官方文件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殺及日本侵華暴行，使我們對相關歷史的了解更加深入和全面。例如，一份金陵大學緊急委員會主席於1937年12月16日至27日致日本大使館的信件匯編，幾乎逐日記錄了日軍進城後在金陵大學、安全區內及南京市其他地方發生的暴行，包括強姦、搶劫、縱火、強擄平民、撕毀外國國旗、對外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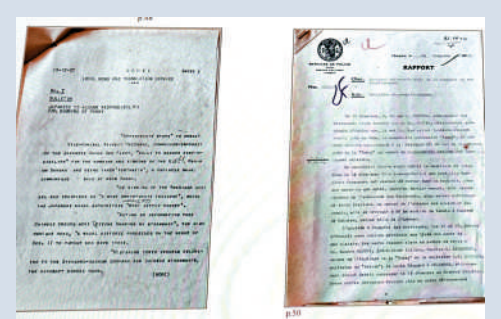
人財產的肆意侵犯等，直指日軍的暴行事實。

「不同於事後回憶，這些寫於暴行發生當下的信件，兼具即時性、真實性與連續性，每起事件的細節具體到時間、地點、人數，是日軍南京暴行的鐵證。」陳璞君說，這些信件既見證了日軍的反人類罪行，也展現了留在南京的外國人士在極端危險下的人道主義努力，他們收容難民、提供食物、與日方交涉，甚至冒着生命危險保護婦女。這份資料無疑是南京大屠殺期間極為珍貴的第一手史料，是揭露戰爭暴行、捍衛歷史真相的重要證據。

專家：鐵證如山 不容抵賴

中共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周峰向白士傑、鍾灝松頒發了收藏證書。他表示，這批資料對於進一步深化相關歷史研究具有積極的意義，它將被收藏於紀念館南京大屠殺文獻中心。這些資料也再次證明南京大屠殺等日本侵華暴行早在抗戰時期就為法國等國際社會所了解，鐵證如山，不容抵賴。

鍾灝松表示，此次移交檔案資料只是一個開始，接下來團隊成員將會更加系統、全面地收集關於日本侵華的檔案，並捐贈給中國相關機構收藏和研究。



▲白士傑等人捐出的部分法國外交檔案資料。



▲5月4日，法國青年白士傑和團隊成員鍾灝松向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移交檔案資料。圖為白士傑和團隊成員鍾灝松向紀念館館長周峰移交檔案資料。大公報記者賀鵬飛攝

近年外國友人捐贈日本侵華罪證情況

2025年9月

新加坡歷史學者林少彬在中國駐新加坡大使館向中國歷史研究院圖書館捐贈64份日本侵略戰爭相關史料。這批史料均來自日本，包括主要涉及中國戰場的近4000張照片、圖畫、地圖及軍郵明信片等，揭示了當年日本的擴張野心及美化戰爭的行徑。

2025年8月

法國青年馬庫斯·德雷特斯（Marcus Detrez）向中國駐法大使館捐贈618張抗戰歷史照片。這些照片是馬庫斯的外祖父羅傑·皮埃爾·勞倫斯生前收藏，其中包含許多日本侵華戰爭時期暴行的照片。

2025年4月

美國青年埃文·凱爾（Evan Kail）向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捐贈多件史料，包括一把日軍軍刀、數份老照片、歷史信件等。在此之前的2022年11月，埃文·凱爾向中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捐贈二戰相冊，其中包含大量日軍侵華的照片，引發廣泛關注。

2024年5月

美籍人士查爾斯·里格斯（Charles Henry Riggs）的後代克里斯·漢金，將里格斯生前從中國政府領受的采玉勳章以及記錄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家書等8件套珍貴文物史料，捐贈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自2005年起

日本僧人大東仁開始向中國捐贈侵華日軍相關史料，迄今已向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徐州會戰紀念館、台兒莊大戰紀念館等捐贈資料約5000份。大公報記者賀鵬飛整理

特稿

一場未完成的審判

「八十年前，東京審判的法官們，沒有這些檔案——它們當時還封存在法國。」5月4日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的移交日本侵華檔案資料儀式上，法國公益協會「世界回聲」會長白士傑滿是遺憾地說道，「如果當年，他們能看到這些文件，日本侵略的開始之早、規模之大、計劃之周密，將會更加清楚。一些判決，本來可以更进一步；一些逃脫的罪犯，本不應該逃脫。」

此次移交儀式適逢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之際，東京審判不僅依法懲處了東條英機、廣田弘毅、松井石根等日本甲級戰犯，也為戰後國際秩序乃至未來世界和平奠定了重要基礎。不過因為諸多歷史因素限制，這場史無前例的國際大審判也存在諸多缺陷，包括部分重要戰犯未被納入審判，因而被歷史學家稱為「一場未完成的審判」。白士傑對此深表遺憾，他在移交儀式現場連說兩個「對不起」。

多國展出史料 讓西方了解真相

「這些檔案，本來可以更早打開，我們只能在今天做這件事。向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向遇難者的家屬，我為這份遲到，深表歉意。」白士傑說，「我們無法改寫當年的判決，但是我們可以補全這段歷史，讓歷史本身，作出更完整的回答。」白士傑表示，自己的祖父母曾在歐洲參加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而中國人民在這片土地上與同樣的法西斯主義，進行了更早、更長、更艱苦的鬥爭。「所以我今天來到南京，不是作為一個外國人，而是作為一個朋友——一個人，曾經一起反對過同樣的法西斯主義。」

「世界回聲」聯合會長鍾灝松指出，三年來團隊成員堅持自費收集日本侵華史料，並在日本、韓國、法國等多個國家舉辦展覽和公益演講，接下來還將去美國舉辦大型活動，目的是為了填補西方教育體系中的缺失，讓西方世界了解日本侵華歷史，不要因為「信息繭房」的限制而對這段歷史存有偏見。大公報記者賀鵬飛



▲白士傑（中）和鍾灝松（右）向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周峰移交檔案資料。大公報記者賀鵬飛攝

反省戰爭 日本從未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5月3日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紀念日。80年過去，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日本軍國主義幽靈，正在掙脫國際公義和法律的束縛，肆意遊蕩。對於「反省戰爭」這道題，日本社會從未給出過令人信服的答案。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紀念東京審判，不是要延續仇恨，而是要牢記無數血淚換來的歷史教訓，更加堅定地護衛和平、守衛正義。紀念東京審判，就是要向世界重申：那場審判所確立的是非曲直不容顛倒，所判定的歷史定論不容翻案，所守護的和平秩序不容破壞。

這是一場怎樣的審判？

「對於戰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虜者在內）將處以法律之裁判。」——《波茨坦公告》

1946年5月3日，根據日本無條件投降安排和盟軍最高統帥頒布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東京審判）開庭。審判持續兩年零6個多月，開庭818次，有419名證人出庭，提交4336件證據，英文庭審紀錄長達48412頁，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國際審判」。

最終，28名被告中，東條英機等7人被判處絞刑，16人被判處無期徒刑，2人分別被判處20年和7年有期徒刑，1人因精神病中止審判，2人在審判期間死亡。

為何說審判「未完結」？

「我將東京審判表述為『未竟的審判』，『未竟』就是還有沒做完的事情。」——日本明治大學客座研究員嶺野厚

東京審判開庭，正值冷戰鐵幕落下。審判一定程度上受到大國博弈的影響。代表同盟國對日本實施單獨佔領的美國，沒有把日本天皇以及皇族列入起訴名單，並以得到人體實驗資料為交換，對731部隊隊長石井四郎等人未予追究。

美國等西方國家為壓制日本國內左翼力量，還允許對甲級戰犯減刑，甚至取消禁止軍國主義分子擔任公職的禁令，讓戰犯得以「群體性回歸」，成為日本軍國主義至今未得到徹底清算的一個主要原因。

法庭上有哪些鬥爭？

「鐵案如山，翻案是妄想！」——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向哲濬之子、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向隆萬

按照東京審判適用的英美法程序，對任何嫌疑人均先以無罪推定，必須由檢方提出充分證據，經法官認定後定罪量刑。當年，日軍在投降前後有組織銷毀大量罪證，給舉證工作製造了重重困難。

由11個同盟國代表組成的檢察官團隊四方奔走努力搜集，最終以海量鐵證和嚴謹法理，拆穿日方被告所謂「無宣戰即無戰爭」「自衛戰爭」等種種抵賴謊言，把日本一項項戰爭罪行牢牢釘上歷史恥辱柱。

如何堅守東京審判的歷史正義？

「日本右翼勢力試圖質疑東京審判合法性，其本質是挑戰二戰成果和戰後秩序。」——俄羅斯二戰史學家協會執行理事會成員阿納托利·科什金

如今，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成勢為患，右翼勢力極力否定、極盡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歷史教科書，向日本社會灌輸錯誤歷史觀，公然參拜供奉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加速「再軍事化」，圖謀再次啟動戰爭機器。

審判有何重大意義？

「毋庸置疑，沒有什麼是比共謀侵略戰爭和實施侵略戰爭更為嚴重的罪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

東京審判是《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規定的實施，反映戰勝國與受害者集體意志，踐行《聯合國憲章》的宗旨與原則，捍衛了二戰勝利成果。

東京審判判決書對日本對外侵略擴張行徑作出系統的法理清算，形成對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不可動搖的法律定論。

東京審判與紐倫堡審判為人類伸張正義創造了一種法治和文明的模式，終結了歷史上戰勝國吞併或瓜分戰敗國領土的慣例，開創了由正式組織的國際法庭嚴格依照法律程序審判戰犯的先例。



▲1946年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開庭。圖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的情景。